

## 中國禪與日本禪之異同及其在當代的開展

賴永海

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

中國禪與日本禪是佛教東傳後在中國和日本形成的兩個佛教思潮。他們的形成既是印度佛教與中日兩國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的產物，又對唐宋以後中日兩國的文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。

中國禪的主流是以慧能為代表的祖師禪，而日本禪可溯源於中國後期禪宗的分燈禪，特別是臨濟和曹洞二宗。作為中國禪代表之祖師禪的最大特點，是以眾生之心性為佛性，倡「即心即佛」。以此相對應，中國禪的修行方法注重「道由心悟」，強調「直指心源」、「頓悟見性」。此中最關鍵的是「心悟」。這正如慧能所說的：「於自心中頓現真如本性」，「迷即凡夫悟即佛」。與此不同，深受中國後期禪宗分燈禪影響的日本禪，其禪法的最大特點則是以「真心」為佛性；主張「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；青青翠竹，盡是法身。」以此相對應，其修行方法則崇尚自然。注重的是「本自天然」、「不加造作」——因為既然一切天然具足，因此主張隨緣任運，做一個本源自性天真佛。

造成中國禪與日本禪差異的根本原因，如果從其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說，則中國禪主要受到作為中國學術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的影響。而日本禪的禪法特點，從思想淵源說，可追溯到中國後期禪宗的分燈禪。

而分燈禪的禪風，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老莊及玄學「自然」思想的影響。

中國禪的當代開展主要表現為注重現實人生的「人間佛教」。人間佛教的最大特點，可用慧能的一句來概括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亦即強調佛法的世間化、人性化、心性化。更具體地說，即注重「人間道」，強調現實人生的覺悟，強調人格的完善，心靈的淨化，心境的提升。太虛大師的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；人圓佛即成，是名真現實。」可以說是對人間佛教的精闢概括。而近幾十年來把人間佛教推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星雲大師，無論從理論或從實踐層面說，其最大的特點都可以歸結為：「用佛法來淨化心靈、提升心境，開啟人生的智慧，從而實現一種圓滿的人生、智慧的人生、超越的人生。」

日本禪既是佛教與日本本土文化相互整合的產物，反過來又對日本文化產生十分廣泛、深刻的影響，此正如鈴木大拙所說的：「離開佛教，遑論日本文化。」<sup>1</sup> 而當他具體論述是佛教的哪些宗派或思想對日本的文化產生影響時，鈴木又進一步把它歸結為「禪」。

鈴木和日本另一位著名佛教學者柳田聖山在許多書中都一再指出，禪對日本文化諸如小說、俳句、建築、繪畫以及茶道、劍道、武士道等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影響。以在日本古文化中佔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俳句為例，他們認為，對俳句作理性主義的理解是錯誤的，俳句是詩人對自然和生命的直覺表述，其最大特點是詩人的「心情已同自然的變化融為一體」<sup>2</sup>；繪畫亦然，日本的禪畫最重「身與竹化」、「與自然合一」，畫家們崇尚自然、親近自然「並發自內心地模寫自然」<sup>3</sup>，「處處都蘊

---

<sup>1</sup> 鈴木大拙，《禪與日本文化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89年，頁145。

<sup>2</sup> 鈴木大拙，《禪與日本文化》，頁183。

<sup>3</sup> 鈴木大拙，《禪與日本文化》，頁27。

藏著『山與雲的精神』」<sup>4</sup>；日本的建築也反對刻意雕琢，而注重自然之美。總之，受禪深刻影響的日本藝術，「嚮往原始而純樸的、近乎自然的生活狀態」，注重「返歸自然的懷抱」<sup>5</sup>；至於武士道，鈴木認為關鍵是「離生死之心」，達到一種「無心」的境界；聞名世界、作為日本文化一大特色的茶道，鈴木把它歸結為四個字——「和、敬、清、寂」，並且認為通過茶道，人們可以「安心靜思那神秘的自然，與整個自然環境同化並求得最終的滿足」<sup>6</sup>，是一種本心與自然合一的妙境。總之，鈴木、柳田筆下的日本禪和日本文化，注重自然、崇尚自然是它的最大特點。

---

<sup>4</sup> 鈴木大拙，《禪與日本文化》，頁 27。

<sup>5</sup> 鈴木大拙，《禪與日本文化》，頁 18。

<sup>6</sup> 鈴木大拙，《禪與日本文化》，頁 17。

